



但是，在熟悉他的创作的人看来，这又是他一贯的精神理想的延伸和更新，并不足奇。

事实上，近些年来，人们对张伟是有所期待的。有人提出张伟是否能完成自身的新的腾跃？有人（也包括我在内）认为《古船》虽然通过隋抱朴达到了个体精神哲学的某种高度，却缺乏与他脚下土地的深刻交融；《九月寓言》虽然突出了大地的神力，却回到一种被美化了的农业文明的乌托邦；《柏慧》虽然敢于面对急速变化了的现实，却因道德化的激情构成了对更广阔的真实生存的某种遮蔽。人们期待张伟的，也是期待于当代文学的，是希望提供对时代精神命题的更为出色的表现，比如，如何更深切地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更深刻地表现当代人在物化的、技术化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现实中的精神焦虑及如何寻求当代人的精神救赎之路。我认为，《你在高原》正是直面这些重大精神课题的一部大作。

首先，《你在高原》是一部大地之书。在这部书中，张伟的葡萄园已经扩展为一片广袤的大地，叙述人宁伽在其中不停地行走，拾掇大地上的故事，记录大地上的风俗人情，索源大地上的历史与传说，思考大地上人们的荣辱兴衰。这么一部书已经不能简单用“史诗”、“民族志”、“百科全书”等旧的名词来描述，在大地才有这样的包容力。一方面，它取源于大地的现实，全书以叙述人以实勘大地为线索，串起了多么丰富的大地物候和大地人事，每一个事件都有现实的

## 一个「思想家」型的作家

传统的贵族文化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主人公宁伽的身上，构成了他悲剧性性格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展开思考的基调，也构成了作品主题的思想基调。

小说大铺排地描写宁伽在东部平原行走，在不断世俗化的土地上寻找着祖先的足迹，思考着当代人的命运与生命价值。与宁伽的探索相对应的是一本小说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形象——淳于黎丽。很显然，作家把这个女性当做一个理想化形象来塑造，让她的血脉与莱夷族流淌在一起，似乎是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民族的生命在当代的延续与化身。她的美丽和气质风度让主人公的爱带着不可磨灭的敬畏。可以说，这两个人物的气质已经奠定了小说的思想格局。由于人物的气质，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经典作家们曾经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当然，我们不是说作家在重复经典人物，而是说宁伽与他的朋友们在展开对自己时代的思考时颇有抗拒世俗的“多余人”意味。这种意味表明作家对流行世俗思想文化观念所持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张伟把这种精神推到时代高度上。

## 对大自然的最深刻和热切的感情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张伟的《古船》，我觉得有一个作家跟读者之间，他的气质、性格和倾向有一种契合，有些读者读一些作品就像初恋一样，会爱上它，而且你的一生珍藏在你的记忆深处，我觉得张伟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一个人作家。

我后来读《柏慧》和《家族》，《柏慧》这部作品读了之后我很激动，因为这部作品刚好回答了我当时的困惑。这十部小说出来，跟很多读者一样，我觉得中国的汉语、汉字，中国人的写作方式本身，它是以小、以短、以少为好，它和西方的扩散式的写作不太一样。

刚听说张伟出了一部450万字的书时，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困惑，我觉得这十卷本，这么长能叙述什么？据我所知，张伟不是一个社会参与型的作家，而是一个内在自我体验型的、非常敏感细腻的人。

老实讲这样大部头的书，问题肯定很多，但是我依然觉得有很多地方让我非常震撼，一个就是张伟一贯的细腻、诗性、唯美的语言和叙述的方式。那种对自然充满爱与爱的态度，我觉得在十卷本里面始终如一地贯穿着。

我看完这部长篇以后，还是延续过去我读他作品的印象，这个里面当然像《古船》式历史的胶着、痛苦，以及人性淡化了很多，但是它有一种强烈的家园意识。我觉得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个人的焦虑、个人的痛苦、扩大到家人的痛苦，这个可能比较强烈，但是对于整个抽象的、宏大意义上的家园感少一些，所以我把张伟的《你在高原》读下来，我觉得他是有超人的定力的作家完成超人的任务。

他这十卷史诗性作品，对这个时代人物内心的观察和思考，一方面是大众和自然，一方面是时

## 燃烧的心灵长旅

□雷 达

来源，每一个场景都是大地的容颜，每一个细节都是大地的纹理，每一个人物都是大地的子民，他们的故事串起了长长的个人家族史，深入神秘的命运感的内里；另一方面，书写的过程是“一次长长的沉浸和感动”（张伟语），叙述人在进行着大地漫游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心灵的漫游，沉湎于爱情、人性、哲学、宗教、艺术等形而上的命题，个体心灵在大地的滋养和启迪下，进行“上穷碧落下黄泉”般的思索和追问。在我看来，这部书是一个人的漫长的心灵之旅，起意并没有宏大主题，是个人心史的积聚逐渐走向了民族心史。

第二，这又是一部自然之书。这部书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加入很多自然元素，如果把450万字中关于自然的文字检索出来，简直可以组成一部东部平原的植物志、动物志、风物志。很多场景，都是主人公在平原上漫游的场景，作者对动植物描写的细致观察及体现入微读来令人興味盎然，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我看到，作者那么专心地写原野上生长的红柳、洋槐、侧柏、黑松、桧木、房山栎、箭杆场、玉米树、葡萄树、凤尾草、千金子、篱打碗花等，这些植物名我平时闻所未闻，作家却了如指掌，把它们看做平等的生命，描写中充满温情；我也看到，书中有不少野地宿营的描叙，我惊异于主人公对自然声响、天象和动植物的感应之敏锐贴切。比如在《无边的游荡》中有一个细节：主人公在野外搭帐篷，听到远处树丛里有野物活动了一下，然后精微描写对动物声响的感受，揣测是什么动物，最后发现是一个人。为什么首先只想到动物？那是一种自然之子才有的感受，他与自然融为一体，深切地理解自然的节奏与奥秘，在自然和原野中寻找生命最初的悸动。自然之书指引当代人走出城市的繁嚣，书斋的寂寥和娱乐场所的嘈杂，到大自然中去，那里天高地阔，那里有我们的根。

第三，这还是一部道德之书。若干年前，我在评论张伟《秋天的思索》时，指出不能单纯地依靠道德评价，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往往是冲突的，过多地倚重

张伟的长篇小说系列《你在高原》正在构筑起一个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现实、人文地理、经济社会、人文传统展开全方位广阔深层思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他的体系性思想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说，张伟是一个“思想家”型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我们已经很少用“思想”这个概念去把握一个作家作品的本质与特性，甚至不再用“思想家”这个名词去认识和要求一个作家了。然而，张伟以他那孤独的执著、不与世俗同流坚持，让“思想家”这个概念重放光彩，回归到我们的文学中。在我们的文学正在远离思想、失去思想的年代，我们才知道思想的重要与宝贵。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全面评估张伟小说中提供的思想智慧，但我们可以肯定，他所有的思考，对我们日益麻木的思想神经有着疼痛的刺激。

在作家开阔宏大的思想格局中，《人的杂志》卷主人公宁伽的思想精神与他的远古民族文化无法割舍的血脉相互联系。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主人公对东部平原古老民族莱夷族的探寻、追究与想象，试图把主人公精神深层的信息与这个曾经有着光荣与梦想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让读者看到他精神的气质和本质。很显然，小说主人公那种超凡脱俗的知识分子气质的魂魄来自古老民族精神文化的延伸，也来自西方传统的贵族文化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主人公宁伽的身上，构成了他悲剧性性格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展开思考的基调，也构成了作品主题的思想基调。

小说大铺排地描写宁伽在东部平原行走，在不断世俗化的土地上寻找着祖先的足迹，思考着当代人的命运与生命价值。与宁伽的探索相对应的是一本小说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形象——淳于黎丽。很显然，作家把这个女性当做一个理想化形象来塑造，让她的血脉与莱夷族流淌在一起，似乎是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民族的生命在当代的延续与化身。她的美丽和气质风度让主人公的爱带着不可磨灭的敬畏。可以说，这两个人物的气质已经奠定了小说的思想格局。由于人物的气质，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经典作家们曾经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当然，我们不是说作家在重复经典人物，而是说宁伽与他的朋友们在展开对自己时代的思考时颇有抗拒世俗的“多余人”意味。这种意味表明作家对流行世俗思想文化观念所持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张伟把这种精神推到时代高度上。

第三，我觉得他确实有精神的高度。他的作品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善、关于真、关于灵魂、关于罪与恶这些深层面写人的一些问题，不仅在这十部作品中，在很多作品中都是一贯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写人的精神深层的话题也在这里面得到释放，达到一个精神的高度。

从艺术上来说，比如说《橡树路》这部作品，大家讲张伟这个作品一直有

## 文学追求和文学信仰的高度

□吴义勤

《你在高原》这部小说确实是代表了张伟本人以及我们当代文学追求和文学信仰方面的一个高度的小说。为什么用“高度”这个词呢？很多人现在都说当代文学有精品、经典的东西，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个作品的判定有心理障碍，觉得不可以用一些很经典的词来评价，但是这个作品我感觉有三个方面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是它达到了文学的高度，特别是对于文学传统的坚持，这种自信在当代作家里是非常少的。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创新的渴求，有时把诗性、修辞、景物描写这些传统的文学元素视为落后的元素，但是张伟一直这么多年把这些元素不断地进行阐释和建构，而且把元素的魅力重新提到一个高度。

另一个我觉得这个作品有思想的高度。这个思想包括对我们这个时代和人的解释、对现实和历史的解释、对我们现代化和精神乌托邦的认识。对这些东西进行追问和拷问，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种贡献。

第三，我觉得他确实有精神的高度。他的作品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善、关于真、关于灵魂、关于罪与恶这些深层面写人的一些问题，不仅在这十部作品中，在很多作品中都是一贯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写人的精神深层的话题也在这里面得到释放，达到一个精神的高度。

从艺术上来说，比如说《橡树路》这部作品，大家讲张伟这个作品一直有

张伟的长篇小说系列《你在高原》正在构筑起一个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现实、人文地理、经济社会、人文传统展开全方位广阔深层思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他的体系性思想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说，张伟是一个“思想家”型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我们已经很少用“思想”这个概念去把握一个作家作品的本质与特性，甚至不再用“思想家”这个名词去认识和要求一个作家了。然而，张伟以他那孤独的执著、不与世俗同流坚持，让“思想家”这个概念重放光彩，回归到我们的文学中。在我们的文学正在远离思想、失去思想的年代，我们才知道思想的重要与宝贵。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全面评估张伟小说中提供的思想智慧，但我们可以肯定，他所有的思考，对我们日益麻木的思想神经有着疼痛的刺激。

在作家开阔宏大的思想格局中，《人的杂志》卷主人公宁伽的思想精神与他的远古民族文化无法割舍的血脉相互联系。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主人公对东部平原古老民族莱夷族的探寻、追究与想象，试图把主人公精神深层的信息与这个曾经有着光荣与梦想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让读者看到他精神的气质和本质。很显然，小说主人公那种超凡脱俗的知识分子气质的魂魄来自古老民族精神文化的延伸，也来自西方传统的贵族文化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主人公宁伽的身上，构成了他悲剧性性格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展开思考的基调，也构成了作品主题的思想基调。

## 书香中国

道德，会失去理性的公允。但是，从今天的时代和文学看来，张伟的道德坚持自有其独特的不平凡的意义。《你在高原》中的很多人生故事，本身就看似是一个个道德标本，比如岳凯平和帆船的爱情故事、于畔舍身救战友的故事、大财东仗义的故事等等。我想，相对张伟的这部450万字的大书，现今市面上流行的某些官场小说、猎奇小说、言情小说、心灵鸡汤小说应该感到相形见绌，发现自己的贫弱。精神的轻飘和利润的追逐使许多出版物注定只能昙花一现，而像张伟这样的作品却可能长久留下来。当然，张伟的道德建构绝不是教条式的说教和布道，我从文本阅读中感到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细雨润物般的道德心灵化，他的道德建构指向当前时代的某些负面因素，是一种形象的和诗意的建构，却也夹杂着愤慨、呐喊、冥思和反抗绝望的激情。比如书中多次出现的“燃烧”意象和《火戒》引文，既是对我们时代疯狂欲望的生动概括，盈满了悲愤的慨叹，又将其提升到原罪的层面进行彻底的道德审判。出于市场经济天然的负面性、物化性，时代的伦理价值和文学的精神含量在大面积丧失，在某种意义上，张伟《你在高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厚重的道德之书，为当下的精神危机提供了一副道德净化剂，试图回答我们将往何处去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的问题了：《你在高原》与以往张伟的作品有何不同，张伟有何变化和创新？我感到，张伟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在人与大地、自然、道德的关系中，把人的主题推衍、扩大、上升为民族的精神生态的主题。在这里，“民族的生态”是个多么艰难、悲壮、诱人的目标啊。如果说，以前的张伟着力写人为了尊严的斗争，为了反抗物化和异化的坚守，那么在《你在高原》里，更多地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己内心的和谐的渴望，他的审视点更多转向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态上。这个看法不知有无道理。这些年来，我反复思考过一个当下文学“缺钙”的问题，即中国小说的精神能力亟需提高，作家的思想资源和灵魂资源亟待补充。从这个意义上看，张伟的《你在高原》是一部“补钙”之书，它是我们时代和文学的重要的精神培养，它的出现是当下中国文学的欣悦之音，作家理应为此获得更多的尊重。

## 文学追求和文学信仰的高度

□吴义勤

《你在高原》这部小说确实是代表了张伟本人以及我们当代文学追求和文学信仰方面的一个高度的小说。为什么用“高度”这个词呢？很多人现在都说当代文学有精品、经典的东西，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个作品的判定有心理障碍，觉得不可以用一些很经典的词来评价，但是这个作品我感觉有三个方面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是它达到了文学的高度，特别是对于文学传统的坚持，这种自信在当代作家里是非常少的。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创新的渴求，有时把诗性、修辞、景物描写这些传统的文学元素视为落后的元素，但是张伟一直这么多年把这些元素不断地进行阐释和建构，而且把元素的魅力重新提到一个高度。

另一个我觉得这个作品有思想的高度。这个思想包括对我们这个时代和人的解释、对现实和历史的解释、对我们现代化和精神乌托邦的认识。对这些东西进行追问和拷问，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种贡献。

第三，我觉得他确实有精神的高度。他的作品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善、关于真、关于灵魂、关于罪与恶这些深层面写人的一些问题，不仅在这十部作品中，在很多作品中都是一贯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写人的精神深层的话题也在这里面得到释放，达到一个精神的高度。

从艺术上来说，比如说《橡树路》这部作品，大家讲张伟这个作品一直有

张伟的长篇小说系列《你在高原》正在构筑起一个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现实、人文地理、经济社会、人文传统展开全方位广阔深层思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他的体系性思想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说，张伟是一个“思想家”型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我们已经很少用“思想”这个概念去把握一个作家作品的本质与特性，甚至不再用“思想家”这个名词去认识和要求一个作家了。然而，张伟以他那孤独的执著、不与世俗同流坚持，让“思想家”这个概念重放光彩，回归到我们的文学中。在我们的文学正在远离思想、失去思想的年代，我们才知道思想的重要与宝贵。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全面评估张伟小说中提供的思想智慧，但我们可以肯定，他所有的思考，对我们日益麻木的思想神经有着疼痛的刺激。

在作家开阔宏大的思想格局中，《人的杂志》卷主人公宁伽的思想精神与他的远古民族文化无法割舍的血脉相互联系。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主人公对东部平原古老民族莱夷族的探寻、追究与想象，试图把主人公精神深层的信息与这个曾经有着光荣与梦想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让读者看到他精神的气质和本质。很显然，小说主人公那种超凡脱俗的知识分子气质的魂魄来自古老民族精神文化的延伸，也来自西方传统的贵族文化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主人公宁伽的身上，构成了他悲剧性性格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展开思考的基调，也构成了作品主题的思想基调。

小说大铺排地描写宁伽在东部平原行走，在不断世俗化的土地上寻找着祖先的足迹，思考着当代人的命运与生命价值。与宁伽的探索相对应的是一本小说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形象——淳于黎丽。很显然，作家把这个女性当做一个理想化形象来塑造，让她的血脉与莱夷族流淌在一起，似乎是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民族的生命在当代的延续与化身。她的美丽和气质风度让主人公的爱带着不可磨灭的敬畏。可以说，这两个人物的气质已经奠定了小说的思想格局。由于人物的气质，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经典作家们曾经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当然，我们不是说作家在重复经典人物，而是说宁伽与他的朋友们在展开对自己时代的思考时颇有抗拒世俗的“多余人”意味。这种意味表明作家对流行世俗思想文化观念所持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张伟把这种精神推到时代高度上。

第三，我觉得他确实有精神的高度。他的作品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善、关于真、关于灵魂、关于罪与恶这些深层面写人的一些问题，不仅在这十部作品中，在很多作品中都是一贯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写人的精神深层的话题也在这里面得到释放，达到一个精神的高度。

从艺术上来说，比如说《橡树路》这部作品，大家讲张伟这个作品一直有

张伟的长篇小说系列《你在高原》正在构筑起一个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现实、人文地理、经济社会、人文传统展开全方位广阔深层思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他的体系性思想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说，张伟是一个“思想家”型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我们已经很少用“思想”这个概念去把握一个作家作品的本质与特性，甚至不再用“思想家”这个名词去认识和要求一个作家了。然而，张伟以他那孤独的执著、不与世俗同流坚持，让“思想家”这个概念重放光彩，回归到我们的文学中。在我们的文学正在远离思想、失去思想的年代，我们才知道思想的重要与宝贵。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全面评估张伟小说中提供的思想智慧，但我们可以肯定，他所有的思考，对我们日益麻木的思想神经有着疼痛的刺激。

在作家开阔宏大的思想格局中，《人的杂志》卷主人公宁伽的思想精神与他的远古民族文化无法割舍的血脉相互联系。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主人公对东部平原古老民族莱夷族的探寻、追究与想象，试图把主人公精神深层的信息与这个曾经有着光荣与梦想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让读者看到他精神的气质和本质。很显然，小说主人公那种超凡脱俗的知识分子气质的魂魄来自古老民族精神文化的延伸，也来自西方传统的贵族文化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主人公宁伽的身上，构成了他悲剧性性格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展开思考的基调，也构成了作品主题的思想基调。

小说大铺排地描写宁伽在东部平原行走，在不断世俗化的土地上寻找着祖先的足迹，思考着当代人的命运与生命价值。与宁伽的探索相对应的是一本小说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形象——淳于黎丽。很显然，作家把这个女性当做一个理想化形象来塑造，让她的血脉与莱夷族流淌在一起，似乎是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民族的生命在当代的延续与化身。她的美丽和气质风度让主人公的爱带着不可磨灭的敬畏。可以说，这两个人物的气质已经奠定了小说的思想格局。由于人物的气质，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经典作家们曾经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当然，我们不是说作家在重复经典人物，而是说宁伽与他的朋友们在展开对自己时代的思考时颇有抗拒世俗的“多余人”意味。这种意味表明作家对流行世俗思想文化观念所持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张伟把这种精神推到时代高度上。



刚刚拿到这套大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罗曼·罗兰。我记得上世纪20年代有一个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要将《约翰·克里斯多夫》翻译成中文，请作者写个序，罗曼·罗兰当时就给中国读者写了很短的一封信，像一个题词。他说：我不认识亚洲和欧洲，只知道有两类人，一个是上升的，一个是下沉。前者是光明的，包括知识、人类之爱、进化等等；后者是压迫的势力，包括黑暗、蒙昧、野蛮等等。他坚信人类永远有两种，一种人永远是向上的，是追求共鸣的；还有一种是向下的、堕落的。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书评，评张伟的《家族》，我当时就觉得，读张伟的小说可以重复看到罗曼·罗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描绘。这次我挑着读了后面几卷，感觉着张伟对人类的精神的追求、向往，并且付诸于实践。在他的小说里，始终是两类，一类是追求正义、光明，但是现实生活中受到很多羁绊、孤独甚至残酷打击，还有一种是随波逐流的。

张伟小说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可能也都都很善良，但是在这样一个体制和环境里面，看到黑暗不敢反抗，随之而来就是精神上的痛苦。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随波逐流，一定会被淹没在物欲、权欲、贪欲、色欲等各种欲望的世界中，就会陷于一些很肮脏的事情中。

中国很多作家是学会了在浑浊的世界里面看问题。张伟却始终是一个例外，他是在这个浑浊世界上面升到一个清流世界，这个世界，我认为，是张伟独创的，他是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文学经典中走向高尚境界这一路的血脉，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罗曼·罗兰再到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追求精神的家谱。

张伟的小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有特殊意义的。今天这个时代里，许多人在追求欲望时，丧失了人的基本道德底线。我觉得张伟这部小说出版，会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只要被这个物质化的世界洗过脑的人都会涌生出一种反感，但是张伟描绘出来的人就是逆水行舟的人，他永远是遍体鳞伤地往前走，不管在什么时代。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他一直在退退退，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在精神世界一直在走走走。

在今天看上去这好像是简单的处理方法，张伟写东西很干脆、很坦然，他对理想的追求也很坦然，但是这样的人，这样一种精神的追求，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有电视台记者问我，张伟的小说，人家读了会有什么感觉？我说，如果大家读了都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片叫好声，那就不是张伟了。我觉得当今世界上还有张伟这样一个人在这样地写小说，今天的人们看到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甚至截然不同的反应，进

## 《曙光与暮色》中的孤独与罪

□兴安

《你在高原》第八卷《曙光与暮色》的两个主题值得关注。第一是孤独。小说的发展主要有三条线索：宁伽、曲流、庄周，三条线索虽然关联，但都彼此孤立、隔离，甚至是彼此绝缘。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出身、地位、阶级等等无不彼此孤立，人与人缺少信任，各说各话，甚至彼此仇恨。

在第八章“老人之间”一节中那个独自一个人在生活在山里的老人，他的话让我的心口不觉一颤。当曲流费尽千难万险逃出监狱，想让这个老人收留自己，可老人却几乎是将他轰走。他说：“伙计，我们好不容易才混到一个人去的份儿上，这不容易啊，你还是回吧。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我不能和你住在一块儿。”曲流的自尊受到严重打击。他不解：这个人像自己一样瘦弱、矮小，可是这个人的心有多硬啊。老人继续说：“我这个人啊，和谁都合不到一块去，时间短了行，我们可以成个好朋友，时间长了咱们就会结仇。你想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兄弟也合不到一块去，让你走走了是和你做个朋友，免得日后成了仇人。我也想告诉你，你要真把我当做朋友的话，那么有工夫就来看看我，有用的着我的地方也来找我，保险错不了。我还劝你，千万不要和别人合到一块去，人和人是合不到一块去的，你逃出来了，成了一个，就要一个人去过。你说年纪大了，活不久了，要互相照料，这又错了。还是自己照料自己吧，能活就好好活，不能活就一个人去死。”这是饱经生活的磨难和苦痛之后的一种最极端的孤独，张伟借用这个老人的话，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无奈、小傲和决绝。

第二是罪与原罪。小说中的人都是有罪的——世俗之罪与精神之罪。曲流娶了自己年轻的学生——庄周由于械斗杀人而四处流亡，这是世俗之罪。而小说中的很多人都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之罪的笼罩之下。这些罪如同原罪一般，似乎从他们出生便伴随着他们。这恰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所说：“体制总是企图让人相信自己有罪。”曲流最后不愿做“知识苦力”，背叛和逃离“铁幕”的行为，正是他以世俗之罪反抗和抵消精神之罪的一次炼狱之旅。

不久前，我在《伟大使命与文学长征》的这篇文章中，谈到过张伟小说中的经典因素。从思想与结构的复杂矛盾、史诗化的叙事精神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超越与象征意义等等，充分显示了《你在高原》的经典价值。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谈到小说的“预言”性时曾说：面对这样的小说，我们必须保持谦虚和去除幽默感。同样，当我们面对张伟的《你在高原》时也应该怀着这种心态，否则，我们将无法体验和领悟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实质和经典精神。

而引起反思。张伟的小说就达到目的了。因为有了反思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东西在鼓励着人们往前走。

张伟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试图来回答我们当今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朝何处走去的问题。张伟的作品始终有一个对人的精神的信仰。我们今天一说到信仰，就会具体化，把它看成是某个政治体制的信仰，或者某种党派的、民族的信仰，或者宗教的信仰。而张伟的信仰是由衷地从人的自身、自我本性来认定的一种正面美好的品格，关键是一个人有没有觉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是可贵的。有了这样一种信念，你就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去生活。在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包括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里，这种信念极为缺乏。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中国文学是处在精神蜕变的时

代，原有的信仰失去以后，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通过不同的领域、不同实践的描述有意识地在寻找。张伟非常自觉地探索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以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应该朝何方发展，我们的路应该怎么走。张伟的实践就是走向民间。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站在启蒙立场上，对于民间总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张伟的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九月寓言》开始，他的基本立场还是知识分子的传统，但是他的人文追求的范围扩大了，他的小说总是在探走出都市回到民间大地去，回到田园，回到葡萄园，回到海边。

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精神，最终是在民间大地找到他的根，找到他的力量，这些民间元素就成为他的思想资源。否则，一个知识分子永远在那儿批判，势单力薄，他会感到孤独恐惧，会耐不住烦躁，可是当他真正沉入民间世界，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知识分子的反抗的心才会安定下来，理性的批判才能进行。

但是走到这里还没有完。我觉得张伟在这些年还是有变化，这几年张伟创作不断，除了《你在高原》外，还不断有其他新作问世，如《刺猬歌》《芳心似火》等等，我发现他也烦死了民间本身。民间也不完全是清静的，它还是受到物欲泛滥的影响，张伟在融入野地以后也看到了野地也不是乌托邦，民间也会出现各种污浊的元素，与权力、金钱连成一张网络。所以，你读张伟的小说就不能不感到神经紧张，好像是刚找到出路又出现了问题，于是就要再走下去。

回过头来还要说说罗曼·罗兰。在10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世纪的头十年，当时欧洲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垄断阶段，国际性的托拉斯都出来了。欧洲资本主义在掠夺殖民地的同时，把自身的危机都转嫁给了第三世界，人人都沉浸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荒淫无道之中，精神、信仰都整个儿堕落了。就在这样的时候，罗曼·罗兰站出来，写《贝多芬传》、写《约翰·克里斯多夫》，大声疾呼：欧洲已经老了，赶快打开窗户吧，让新鲜空气进去。果然不久欧洲就出了大事，发生世界大战了。我希望张伟的这部书，也能够成为一部打开精神窗户的书，让我们都清醒一下。

## 《曙光与暮色》中的孤独与罪

□兴安



《你在高原》第八卷《曙光与暮色》的两个主题值得关注。第一是孤独。小说的发展主要有三条线索：宁伽、曲流、庄周，三条线索虽然关联，但都彼此孤立、隔离，甚至是彼此绝缘。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出身、地位、阶级等等无不彼此孤立，人与人缺少信任，各说各话，甚至彼此仇恨。

在第八章“老人之间”一节中那个独自一个人在生活在山里的老人，他的话让我的心口不觉一颤。当曲流费尽千难万险逃出监狱，想让这个老人收留自己，可老人却几乎是将他轰走。他说：“伙计，我们好不容易才混到一个人去的份儿上，这不容易啊，你还是回吧。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我不能和你住在一块儿。”曲流的自尊受到严重打击。他不解：这个人像自己一样瘦弱、矮小，可是这个人的心有多硬啊。老人继续说：“我这个人啊，和谁都合不到一块去，时间短了行，我们可以成个好朋友，时间长了咱们就会结仇。你想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兄弟也合不到一块去，让你走走了是和你做个朋友，免得日后成了仇人。我也想告诉你，你要真把我当做朋友的话，那么有工夫就来看看我，有用的着我的地方也来找我，保险错不了。我还劝你，千万不要和别人合到一块去，人和人是合不到一块去的，你逃出来了，成了一个，就要一个人去过。你说年纪大了，活不久了，要互相照料，这又错了。还是自己照料自己吧，能活就好好活，不能活就一个人去死。”这是饱经生活的磨难和苦痛之后的一种最极端的孤独，张伟借用这个老人的话，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无奈、小傲和决绝。

第二是罪与原罪。小说中的人都是有罪的——世俗之罪与精神之罪。曲流娶了自己年轻的学